

楊紀著

滄
戰
秘
言

黎明書局發行

滬戰秘話

揚紀著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黎明書局出版

滬戰秘話

版 所
權 有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著者 楊 紀

出版者兼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柴家巷廿九號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香港世界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小序

中國能戰嗎？這一課題在上海抗戰以前，是被一般恐日病者和「準備不足論」者否定了的。可是上海抗戰以後，國人即在我軍的光榮戰績上生出了新觀念。不但確認中國能戰，而且還具有最後勝利的把握。可證上海抗戰影響國民的心理真是不小！我們致力文化工作的人，本來應該多多介紹滬戰成功的史蹟，檢討失敗的癥結，開闢出最後勝利的道路。

筆者由於職務關係，對於滬戰的發展，始終都加以嚴密的注意。惜乎當時所得資料和意見，常常與上海新聞檢查所拘着相反的旨趣，往往已經寫成的新聞和特稿，不是全部被檢，即或免不了開天窗。雖說新聞檢查當局的認真服務不能不加以諒解，可是筆者也決不是個沒有辨別力的人，倘若有害於我軍的消息和意見，決不致於隨便拿來發表。無如新聞檢查當局對於致力文化工作的人是不大能夠

互信的。也許在他們的期待裏，所有的新聞記者最好都像一部木板印刷的書。這一層，自始至終不能令筆者折服。

幸而那時星洲日報特約筆者寫稿，前後寄過十一篇通信到星加坡，所得的資料和意見，總算沒有完全被埋葬。然而在國內現在還很少有人看得見。近來坊間許多小冊轉載筆者發表在上海和漢口的大公報的特稿，而這十一篇却始終不會被國內的出版界發掘。因之忍不住把牠整理出來，這或許對於專修戰史的人多少有點用處吧？

二十七年之春花在香港寫成

小序

- 一 滬戰的爆發……………(一)
- 二 三個戰綫……………(七)
- 三 空軍處女戰……………(一六)
- 四 「寒熱病」……………(二二)
- 五 滬戰影響談……………(二六)
- 六 張將軍去思錄……………(三六)
- 七 滬戰新形勢……………(四一)
- 八 日本實力的檢討……………(四四)
- 九 蘊藻濱、閘北激戰記……………(四八)
- 一〇 退守第二道防綫……………(五一)

一一 滬戰的昨、今、明……………(五六)

一、滬戰的爆發

日本自九·一八垂手而得東北四省以後，他們遂以爲同樣可以用很少的兵力，再配合着欺騙式的外交，不費力量便又蠶食全中國。誰知出乎意外的一·二八之役，長城之役，綏遠抗戰，接二連三的子打擊者以打擊，六年來使得他的東方侵略計劃，並沒有如意的實現。可是日本的野心也並不因此稍減，加以眼看着中國已告統一，侵略的前途無疑的就要碰着硬壁，於是急不暇待的發動華北戰爭，以爲這是先發制人的妙策。在華北戰爭中，日本使盡了平生氣力，不惜增加四萬萬的軍費，用了陸空大軍的立體戰術，向着內部矛盾的二十九軍威脅，七月七日盧溝橋的烽火既被點燃，宋哲元在和戰的歧途上稍一徘徊，平津的命運便遭遇着意外的失敗！中央既已認定抗戰爲自存之道，蔣委員長又堅決的聲明了四點國策，於是中央軍便動員北上，展開了津浦，平漢，平綏三綫的抗戰。日本爲要向北

上大軍的後方搗亂，以爲牽制，於是便引起了上海的抗戰。自從八·一三戰幕揭開以後，中國的陸軍以矯捷的姿勢，把握着戰鬥的優點，敵人始終沒有衝出租界地帶。中國的空軍在這次戰役上，更表現着壯烈的氣概，戰畧戰術，均較敵人優秀，引起了旅滬外僑的驚異。上海抗戰的前途，充滿了樂觀的現象。爲了系統的剖述上海抗戰的內容不能不把縱橫的概念加以說明：

八月九日，上海西方中國軍用虹橋飛行場突然來了兩個日本現役軍人，不受衛兵的阻止，硬要闖進機場，遭遇拒絕之後，便忿而開鎗示威，結果殺死衛兵時景哲一名，於是引起反動，這兩個日本軍人也就當場格斃。這就是「虹橋事件」的眞象。虹橋地方既不是租界，軍用飛行場連中國的國民都禁止入內的，日本現役軍人不知根據甚麼權利可以窺探別國的軍事秘密？要照法律的觀點來說：這本應該以間諜罪裁制的，何況日人又射殺我方衛兵一人，機場衛兵不但爲着執行他們的任務，同時也本着自衛的權利，格斃日人，這是無可非議的事。假定這件事發

生在日本的領土內，而這兩個軍人又是中國人的話，正不知道日本政府要怎樣振振有詞的向世界喊着「法律」和「正義」了。不幸這件事發生在中國，「弱國無外交」，不但沒有力量喊，而且還低着頭來和日本辦交涉，十日上午邀請日本的軍官和外交官去勘察現場，十一日上午又邀請日本的軍官和警官到法醫研究所去解剖時景哲的屍體，證明是被日人所殺。這樣和平的措置，無非是想真正能夠得到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所允許的「外交解決」。誰知道我們正在迷信「外交解決」，日本已經調兵遣將，就在解剖時景哲的下午，日本軍艦到上海的已有二十幾艘，陸戰隊登陸的共約一萬名，同時岡本就向上海市長俞鴻鈞提出兩個條件：（一）撤退駐防上海的保安隊。（二）撤除中國街的防禦工事。這種侵害主權的無理要求，當然被俞市長拒絕，於是「虹橋事件」便被完全揭穿，所謂「虹橋事件」：證明不過是日本軍人製造出的一幕悲劇，用為侵略上海的藉口而已。

日本既已派艦增兵，又提無理要求，「外交解決」的煙幕已被看穿，和平前途

簡直全然無望。於是我軍出其不意的在十一日的晚間，利用鐵道和公路輸送，十二日日侵晨，已在公共租界北區沿邊一綫，展開了自衛的陣勢，筆者得訊較早，立到閘北一帶觀察，此時街口巷尾，防禦工事已完全就緒，英勇的鬪士，業已擎槍向敵人描準了。再到租界北區內觀察，沿華界一綫，一點準備也沒有，北四川路上，日軍的機器腳踏車都不斷往來，顯見得笨拙的日軍，佈置配備，一點都沒有頭緒。直到十三日，這個歐洲人忌諱的不祥的數字，日軍便衣隊數十人纔向我虬江路一帶進犯，上海抗戰，至此始告揭幕。從軍事行動上說：九日的「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本已決定在上海用兵，原來上海的海軍陸戰隊不足三千人，加上合併長江上游退來的陸戰隊，也不足六千人，兵力祇與上海的保安隊相當。日本也知道一旦戰事爆發，中國可以就地增援，他們則沒有這種便利，所以決定由國內調動大批艦艇和兵員，以便威脅上海。從佐世保派艦，吳港派兵，至少要兩天纔能開到中國，於是便來一個「外交解決」的緩兵計。中國雖然誠實，強盜已經

進門，總不致於不知道抵抗。仗着五年來的準備，居然「後發先制」，一下子就勒住敵人的咽喉。

參加抗戰的隊伍，在戰鬪序列上有着兩個單位：一個是空軍，牠在上海抗戰中貢獻最大！前綫殺敵和保衛後防，牠都盡了很大的責任。這些空軍，不少是人民的貢獻，最近幾年間，如火如荼的「航空救國」，「獻機祝壽」等運動，現在總算親眼看見牠有了效果了。這些運動，各地僑胞的力量最大，僑胞們自己下的種，已經開花結果，一定是非常歡喜的！可是筆者得順便提醒一句：中日兩國空軍的實力，差不多是一與三之比，中國的數量既少，重轟炸機尤其缺乏！這在將來的決定戰時代，實在是個重大的缺憾！如果僑胞們能夠就近向國外購買補充，對於祖國的民族戰爭的貢獻，是有莫大的功勞！另外一個單位是陸軍，爲着說明的便利，把陸軍分爲攻擊部隊和防禦部隊，攻擊部隊數量最多！牠是陸軍中的正規軍，名義叫「京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官是一·二八抗日名將張治中，下轄四師

：師長是三十六師宋希濂，八十七師王敬久，八十八師孫元良，五十七師阮肇昌，另外有兩團炮兵，他們都是最精銳的軍隊，連日作戰的結果，獲得最大的勝利！防禦部隊的名義叫「上海戒嚴司令部」，司令官是原來的「淞滬警備司令」楊虎，他直轄着地方軍隊和民衆武力，保衛着上海市和滬西一帶的安全。這些軍事長官，筆者大都已經會見，親聆他們作戰的決心，對於抗戰的前途，加強了筆者的信念。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寫點將領印象的文稿，介紹他們的意見。（八月

二十二日寫）

二、二個戰綫

在上信裏，原已決意把上海抗戰的內容，儘量報道。可是筆者當時還有一部份戰場沒有實踏，爲了忠於本職的原故，又不願將耳代目，淆亂讀者的聽聞，所以連日都到前綫去觀察實情，並會見各部隊指揮作戰的將領，把戰略戰術上種種疑點，請求解釋，現在敢於自負的說一句，筆者對於上海抗戰的知己工夫，已經做到了相當的階段，這封信所報告的，自信是一個並不誇大的客觀事實，爲着使於敘述，分爲租界戰綫，浦東戰綫，江右戰綫三部份來說明：同時對於前信附加一個修正，在目下的戰鬪序列中，除空軍和上海戒嚴部隊外，因爲戰局已有外擴的趨勢，情況大不如前，在租界戰綫及吳淞一帶指揮作戰的，仍是張治中將軍，他統率着孫元良，王敬久，宋希濂，夏楚中，李樹森等五個步兵師，一部份機械化部隊及特種兵；在浦東戰綫指揮作戰的，是張發奎將軍，他統率着阮肇昌，李

松山等兩個步兵師，和蔡忠笏的獨立炮兵旅；在江右戰綫——就是說從吳淞以西，目下到瀏河爲止。——指揮作戰的，是羅卓英將軍，他統率着鄭洞國，黃維，霍揆彰，劉家騏，劉尙志，楊步飛等六個步兵師，和一個炮兵旅。參加作戰的部隊，計有十三個步兵師，兩個炮兵旅，用來對付敵人的一萬海軍陸戰隊，三個師團的正規陸軍，差不多成了四與一之比。在這上面讀者也許有個懷疑：中國的陸軍很弱吧？不然何以需要四倍於敵的人數來對壘？如存這種心理，那就不大了解國防關係和地理形勢了。試看我國海軍兵力如此脆弱，沿江又無堅固要塞，敵人有飛機軍艦的掩護，我國陸軍又須兼負海防的任務，不配備雄厚兵力，當然難於行使捍衛祖國的天職的。現在既把縱的關係稍加說明，再來報告各方面的戰鬪概況罷：

上海抗戰發動最早的是公共租界北區，該處東起楊樹浦，西至江灣，闢北，地形頗如凹字。敵在東面公大紗廠設一司令部，西面北四川路底原有一司令部，

東西相望，互爲犄角。兩端牽一直綫，正面約長二十餘里，其中盡係堅固的建築物，尤其是日本人在這個區域內的大型公私建築物，有了幾十年的經營改造，都變爲軍事上的要塞，敵人用爲根據，原本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可是八·一三交綏以後，當不起我軍的神勇，結果竟大吃敗仗，東西兩據點之間，北面凹進部份，我軍一度奮勇突擊，中有三營已攻入滙山碼頭，將東西之敵聯絡截斷，完成中央突破的任務，無如敵艦集中數十艘之炮火，向該處我軍猛轟，結果僅有五十餘人生還，營長一員亦身負三傷，此役犧牲，可謂壯烈！由此又使我們感覺海軍建設的重要，該處我軍之突貫攻擊計劃雖受打擊，而包圍殘敵的形勢，依然如故，目下東面我軍已越過公大紗廠，一部份已據齊齊哈爾路。中央陣綫則在百老滙路，江灣我軍時向敵軍司令部附近各據點出擊，開北牢守陣地，全局形勢，敵人均未能越出租界一步，而我軍則攻佔租界內各路，計有百老滙路，熙華德路，塘山路，齊齊哈爾路，公平路等地。這較之一·二八之役，我軍始終以租界沿邊爲

終止點者，進步確已較多。據測將來趨勢，如果吳淞方面的殘敵一經肅清，則租界內的敵人真如甕中之鼈了。

吳淞方面，敵之正規陸軍約一師團之衆，乘漲潮憑八隻軍艦巨砲的掩護，在張華濱·蘊藻濱，炮台灣等處登陸，該地我軍最初僅爲持輕兵器之保安隊約一團，當然不能制止，繼續增援生力兩師，炮台灣，蘊藻濱之敵漸告肅清，目下尙有大部敵軍集結張華濱頑強抵抗。敵人在租界區域作戰，既遭我軍的打擊！乃於十六日以正規陸軍向浦東進犯，浦東在上海的東面，中間僅隔一黃浦江，此處如被敵人攻佔，他將憑耕軍艦以爲橋樑，隨時可以向租界增援，而浦東方面係一三角洲，他又可以利用爲砲兵陣地和飛行場，如果向南發展，更可以切斷滬杭鐵路，進擾南市滬西，在地形上確很險要！最初敵人不明註軍的虛實，故雖在三井，三菱，耶松籌碼頭登陸，亦不敢孤軍深入。其時我軍僅由嘉興開到步兵一團，炮兵一營，當即馳往江岸防堵，敵人突遭打擊，遂不敢立足岸上，九月十六至二十之

五日間，將登陸敵人完全肅清，目下僅有敵機不時飛往偵察我軍炮兵陣地，意圖轟炸，因為浦東距離吳淞、虹口均近，我炮兵連日轟擊敵人後方，加予敵人的威脅很大！敵人必欲得而甘心，可是我炮兵陣地掩護頗密，敵機始終並未發現，於是敵軍司令長谷川曾作恐嚇之語，聲言如我浦東炮兵陣地不撤，他就要轟炸浦東及南市。其實這種威脅全無意義，因為敵機轟炸射擊，本已殘忍之至！公共租界之最大商場先施、永安，彼已炸之使成粉碎，英大使許閣森爵士在懸掛英國國旗的汽車內，亦遭其襲擊致傷，其手段的殘忍，已可想見，況且轟炸浦東、南市兩處，早已見諸實行，平民傷亡，財產損失，數目不可勝計！長谷川在受浦東我軍巨炮威脅後，纔作如此警告，以為一句話就可嚇退我炮兵，真是痴人說夢了！

敵人在上述各處均遭慘敗，於是抄襲一·二八老套，轉向炮台灣以上，楊林口、獅子林、川沙口、瀏河口方面進犯，登陸正規陸軍約有兩師團，其中大部兵力已深入羅店鎮，倘再被襲佔嘉定、太倉、寶山諸縣，淞滬一帶我軍，反被包圍

。故就全局而言：後方面之敵既係主力，又有被敵施行戰畧包圍的危險，所以我軍以重兵應戰，實在是一個適當的措置。在楊林至瀏河一綫之敵，就輕重上說：要以羅店深入之敵最爲可慮！因爲楊林，獅子林諸口，敵均被截堵，瀏河口之敵亦受我邀擊，均不能向前擴張戰果，雖仍盤據江岸，此等荒涼無人的地方，佔領亦無價值。祇有深入羅店這一部份，達成其中央突破的任務，可爲東西兩翼之敵聲援。而羅店又是滬太公路的要津，敵如利用交通工具運輸軍隊，嘉太寶三縣都將感到威脅！所以我軍迅以重兵在此綫迎擊，雙方頗有激戰。筆者在軍方看見由羅店擊斃敵軍聯隊長（團長）身上搜出的軍用地圖，在羅店地方即繪有粗重的綫條，表示他們決在該處使用重兵。羅店自八月二十四日發生戰鬥以來，我軍以兩師生力，馳往增援，並用射程一萬五千公尺之巨炮向其攻擊，雙方在羅店發生爭奪戰。昨晨據軍方確息：我軍已將該地攻下，敵人被我驅逐於月浦之綫。筆者因確認該處在戰略上極關重要，故於昨晚十二時許冒險駕車往羅店鎮觀察，證實該

鎮確被我軍克復，殘敵退守鎮東田野，距鎮約二三里，因在深夜中立於羅店街頭，前綫機步槍聲故均清晰可聞。同行的士兵都勸筆者速回，因天曙卽有敵機飛來轟炸。筆者則因在職務上，憑着我的決心與勇氣，業已首先親來證實羅店的捷報，內心的愉快，使我忘掉火綫上的危險了。

羅店既已收復，登陸的敵人已陷於進退失據的悲境，江右戰綫，祇須靜待肅清的捷報了。寫完這一段，筆者要順便發抒一點意見，許多人一聞敵軍登陸，卽爲之張皇失措，以爲敵一登陸，我軍便要失敗，這實在是一種錯誤的見解！試看我國海岸綫如此之長，一萬多公里的長度中，有幾座砲台可以守禦？揚子江及黃浦江之綫，我軍又祇封鎖住江陰以上及十六舖以上的一段。海岸，江岸，敵人仗着海軍船艦的衆多，何處不能登陸？我國既無強大的海軍阻敵於外海，又無堅固的要塞阻敵於岸邊，不被其登陸，已成爲不可能的事實。所以敵人已否登陸，用不着我們張皇失措。再說：敵人在我兵力容易調集的地方陸登，使我容易發揮抗

戰的效果，這倒反而是應該歡迎的事。因為敵之優勢祇有海空兩軍，我之陸軍既不能飛上雲端，或者潛入深海與敵作戰，而戰鬥能力確不如我之敵正規陸軍或者海軍陸戰隊，自來上門送死，我們反而張皇失措，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忍日病了。再退一步說：我們既已抱定有敵無我的焦土抗戰的決心，縱使敵人侵入首都，逼到武漢，我們還要本着決心來死拚，現下祇在江岸陸登，敵人又居劣勢，這還有點甚麼值得張皇失措呢？

把上海整個戰局敘述完了，還有一件和上海抗戰有關的事情，要在此補記：依照普通寫信的習慣，來一篇，「再者」，這件事就是日本駐滬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於二十五日宣佈的「遮斷中國海岸線宣言」，這個荒謬的宣言裏說：他要使用海軍的力量，從二十五日下午六點鐘起，把東經一一六度四十分至一二一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十四分至三十二度四分之中國沿海海岸綫封鎖。就是說把北面江蘇南通的毋南沙至廣東潮梅的海門灣這一綫切斷，可是這種封鎖祇適用於中國

，日本自己和別的國家都不適用。這事最荒謬的有兩點：第一，日本對中國是不宣而戰，中國對日本是抵抗應戰。這種戰爭固然在事實上又以蔓延到兩國間的任何地方，然而究竟不是兩國間的正式宣戰。國際法上關於交戰團體的規定，日本是無權利用，中國却有權受其保障，上海抗戰以來，日本內閣緊張而連續的會議，結果仍不敢對我宣戰，而竟承認屬於地方性質的偶發事件，既爲地方性質的偶發事件，何以又濫用戰時國際公法的權利？這種糾糾武夫的行爲，真爲文明國家失臉！再說事實上的上海抗戰，日本的堂堂政府已承認爲偶發事件，其範圍當然祇限於上海一隅，日本有點甚麼力量？儘管拿到上海來賣弄，爲甚麼濫行封鎖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的海岸？再揭穿來說：中國已經決心抗戰，封鎖就封鎖，反正我們等於沒有海軍，沿海交通事業也很少本國船，日本對第三國既不敢限制，實際上也於我們無多大損失。這種強暴的行爲，祇十足代表日本軍人狹隘狂妄的本性而已。（八月二十七日寫）

航技

貴陽防空

重慶防空

南昌防空

三、空軍處女戰

中國空軍歷史的肇端，雖遠在德國航空怪傑齊柏林的飛艇實驗成功之時（一九〇八），但是國內數十年的內戰，全是陸軍的世界，軍閥們忙着利用陸軍去攘奪地盤，對於國防建設上的空防與海防，都視若無睹！等到九·一八之役，一旦失去東北四省，一·二八之役，十九路軍及第五軍都感受着日本空軍的巨大威脅，然後空軍建設運動，纔抬起頭來。這六年當中，主持着空軍建設運動的，是蔣委員長的夫人宋美齡女士，顯然的，在這種運動上，她是盡了全力，也是收了效果的。國內培育空軍人材的機關，有最著名的笕橋航空學校和防空學校。全國已有若干空軍總站，空軍站，修理工廠。據公表的飛機數目有八百架，其中重轟炸機多為「加不勒隆」式，輕轟炸機多為「羅斯諾卜」式，驅逐機多為「柯基」式，戰鬥機多為「荷克」式，偵察機多為「道格拉斯」式。這些飛機全是國民的貢

獻和政府的努力，數量雖然比較日本減少五分之三，質的方面却是近年的新出品，戰鬥能力却相當的強韌！

中國創造的空軍雛型，在這次八·一三戰役纔在自己領空中伸張出銀色的雙翼，八月十三的早晨，敵我剛在上海租界北區接觸，十四日就開始了空軍的抗戰，敵我兩方都沒有空戰的經驗，完全以處女戰的姿態演出。筆者是日憑樓遙矚，公共租界上空在十時一刻，我軍飛機十餘架，以靈活的動作，穿透雲霧，向着敵人的陣地出擊，黃浦江中的日艦，租界北區的敵陣，一齊放射着高射炮，向着和平的高空進襲，一朵朵的墨雲，密佈在蔚藍的天際，雄姿渾發的中國鐵鳥，安詳鎮靜的穿過敵人的砲火圈，向着楊樹浦敵陣投下炸彈數十枚，黑烟紅火，剎那間就隨着爆炸音響飛過高樓傑閣，這可證明敵軍受着了相當的損害！十二時左右，侵犯我軍陣地的敵機兩架，向南飛回，在公平路上空與我空軍發生遭遇之戰，旋被逃去，我機亦安全飛回，這一仗，是破天荒的中日空中大戰，筆者因一向生活

在陸軍裏，對於空軍知識，完全沒有基礎，當晚即與我航校教官楊君談論雙方戰術上的優劣，他給我一個概括的評語：「敵我的飛行技術，都不高明。這次戰役中，表演的 Zoom（攢天飛行）一種，還有可取，這是我機轟炸敵旗艦出雲時所造就的成績，航綫的角度差不多到了九十度，足見駕駛員的優秀了！至於敵機多半是笨重而陳腐的水上飛機，頗不合於現代戰爭的要求。」

八月十五日，敵人就使用平生氣力，從台灣北部航空根據地出發大批轟炸機，同時向我首都，杭州，江西等地襲擊，以爲一舉即又制我空軍死命，誰知均得到了相反的結果。這一天，在上述的三個地方就擊了敵機十餘架，以後連續向我進犯，均遭嚴厲的打擊。軍政部在八月十八日發表，自十四日至十六日之三日間，我軍共擊落敵機三十六架，這種損失，估計須值一千餘萬元。直到十七日，敵軍司令官長谷川向日政府報告，敵機共被炸毀及失踪四十二架，受重傷者十六架，輕傷二十二架，共八十架。侵略者所受的打擊，也可謂備極慘重的了！至於

空軍戰鬥員的精神，這真可謂有天壤之別！十四日我軍轟炸虹口敵陣的時候，空軍少尉閻海文駕駛之機，被敵高射炮擊損，無法控制，他尙以機關槍擊燬敵機一架，然後乘降下傘着陸，不幸墜於敵陣，當被敵軍包圍，閻壯士不甘作俘，立以自衛手槍擊斃敵人數名，自身旋亦殉國，犧牲可謂壯烈之至；中華民國的國民精神，亦由閻壯士發揚光大了不少。反之，在二十一日敵機兩架於安徽滁州油罄墜落，被我駐軍包圍，即跪地乞降，用華語說：「請你饒命」，這種情形，大概就是日本軍閥所自詡的「皇軍」精神罷。

我空軍作戰後的一週間，大約是戰略關係，祇有小隊（三機或四機編成）不時來滬助戰，於是上海戰區的制空權，便完全操在敵人手裏，敵人是怎樣應用這制空權呢？除了二十六日擊傷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外，並殘毒的向我國非戰鬥員大肆屠殺！平民因此而犧牲的大約已有數千人，這些就是「皇軍」一手造成的戰績！

空戰的前途，筆者仍抱樂觀。因為戰爭勝利的要素，第一是戰鬥精神，這是我軍獨具的特點，雖然在數量上我軍居於劣勢，要是我們把握一個機會，出以全力，必定有偉大的收穫！況且在數量上的增加，我軍也有了相當的把握，全面抗戰中大規模的空戰，這要等待將來的事實來告訴我們了。（九月十日寫）

二八十二架 四二九二十一架

五廿一十四架 廣州共團州漢口

上海昆明瀾昆石南空の南昌

攸果蘇陽南海口雲漢三鬼

四、「寒熱病」

戰爭的現象，很像寒熱病，一會是轟轟烈烈的攻擊，一會又是冷冷清清的防禦，所以成功這種現象，乃是必然的，並不是偶然的。因為軍隊每一次的出擊，事前要部署，事後要整理，無論出擊後是勝是敗，對於軍隊的本身和陣地的環境，都免不了要經過這兩個手續。履行這兩個手續的時間，當然有長有短，在這時間的空當裏，如果我們遇見忽冷忽熱的軍事行動，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是正在醞釀一種新趨向了。

八月二十七日的通信裏，所報告的各個戰綫的戰況，現在都已劇烈的演進了，因為敵人不斷的使用海空軍向我陣地轟炸，不惜花費大量的物資，來裝點「皇軍」威容的假面，我軍祇憑血肉抵抗，結果當然吃虧，可是敵我的損失祇有形式上的不同，實質上敵人並未討到利益，我軍在慘遭飛機的轟炸，海軍砲的猛擊下

犧牲的人數截至昨天爲止，估計總數也不過兩萬人，工事的價值和戰區民衆的財產，前者實屬有限，後者雖然慘重，但不是軍隊的本身，敵人濫施轟炸戰區的民房和非戰鬥員，固然慘無人道，這在軍事上的作用於我並無不和，本來我軍不抱定堅壁清野的決心來行焦土抗戰，現有敵機敵艦替我堅壁，替我清野，凡我所不忍爲之事，敵人一一爲之。我軍戰略因而完成，一方面說來，這於我不但無害，而且是有利。至於敵人的犧牲，在物質上實難估計，至少亦必數千百倍於我。官兵傷亡截至九月七日爲止，已有一萬餘名，吳淞再襲一役，即被我擊斃三千餘人。人力物力的損失合計，其數字一定在我之上。雖然這樣，我軍因爲戰略上的關係，爲了要儲蓄戰鬥力量，於九月十二日撤至第一道防綫，淞滬抗戰，現已轉入一個新階段了。

九月十二日以前，我軍完全處於外綫作戰的威脅下，尤其是迫近敵機敵艦的根據地作戰，既不能以陸軍的功能，向彼海空軍出擊，而敵人隨時又裝腔作勢，

用新式裝備來向我軍恐嚇，這於軍心所生的影響，甚爲不良，兼之敵人分據瀏河口，羅店鎮，獅子林，揚行，吳淞，蘊藻濱及張華濱，虬江碼頭，租界北區等八個戰綫，分佈着少數的兵力，憑藉着大量的自動武器，又在海空軍掩護下，牽掣我軍兵力至少在十師以上，我軍不行包圍，則恐敵人突擊，施行包圍即須使用大量兵力，並在海陸空立體戰術下，作平面的抗戰，實在是一件最不上算的事，試看從開北之軸起，沿租界至江灣，楊樹浦，市中心，張華濱，蘊藻濱，吳淞，寶山，獅子林，月浦，羅店，瀏河，我軍的陣地成功一個大曲線的形勢，這不但連動，聯絡，都感困難，而且某一陣地如被敵人突破，動輒影響幾個陣地，如像敵於九月五日由吳淞正面突破北泗塘河後，該地地形因係內凹，於是我軍左翼之揚行，右翼之蘊藻濱，立即感受威脅！這樣的陣地，完全是在戰略上所不許的形勢。其所以我軍在猛攻租界北區之後，應付敵人的翼攻擊，在瀏河楊樹浦間行這樣的戰術，內中實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實行消耗戰的戰略，在敵人意料之外行抵

抗，以消耗敵人的戰鬥力，在此等不能作戰之地區，讓攻擊之敵自毀可作據點的變像工事，這完全是法俄之戰時，莫斯科俄軍對付拿破崙的妙法。第二個是淞滬戰場，原來在我以五年時間經營的國防陣綫之外的地方，一旦戰事爆發，如不行攻擊以阻敵人的出擊，我軍毫無工事以爲支撐，將至無法作戰，所以一面從前綫猛攻，一面在後方趕做工事，等到部署就緒，在十一日的晚上，自動的，安全的退出第一道防綫，敵人始終均在鼓裏，試看十二日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之四時間中，敵人尙以海空全力，轟炸我業已退出之陣地，造成一個可笑的戰跡！筆者當時曾與友人談及此事，以爲敵人的海軍大批並未事先找到目標，空軍也許是表演「盲目飛行」，陸軍一定是沒有尖兵斥候；否則在無人之境大放砲仗，真不知是發了那一門子勁？至於我軍從現在的一道防綫起，至原來構成的國防陣綫止，中間已構成五道防綫，工事確極堅固，敵人欲突破一道防綫，至少要費三個月的時間，犧牲數倍於現在的代價不可。

我軍現在陣的線，是北起瀏河鎮，沿羅店，廟行，江灣，南至閘北，完全把過去的突出陣地化成直線陣地，不但工事堅固，可以防守，又因陣線縮短，兵力不用新添，即已無形增加。地形上所給我軍的優勢，再輔佐我軍英勇的守勢防禦戰術，打擊者將嘗到更苦的惡果了！（九月十七日寫）



五、滬戰影響談

戰局輪廓

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後，中間經過轟轟烈烈的我軍攻佔雁山碼頭之役，也經過偷偷摸摸的敵人進犯羅店、吳淞之役，在整一月的惡戰中，我軍忽然轉換「守勢防禦」的戰術，自最前綫退入新構成的第一道防綫，憑着堅固的工事，打擊來犯之敵，就工程效力上的估算，這道防綫至少可以支持三個月，敵人登陸之地，東西之長不及五英里，南北之長不及十英里，總共不到五十平方英里，在中國整個土地中，所佔不及千分之一的面積（全國土地面積共五萬平方英里）即已使用日本全國兵力四分之一，計用海軍兵船百餘隻，合佔全國三分之一，空軍飛機二百餘架，合佔十分之一，陸軍部隊十一個旅團，合佔四分之一，這樣龐大的武力，也不過收到這一點效果，今後戰局再一延長，前途的勝負也就可以預想了。

九月十二日我軍退入第一道防綫後，已由運動戰急趨入陣地戰的新階段，固守在瀏河，羅店，劉行，江灣，閘北之綫。敵人何嘗不想「中央突破」的計劃，曾向劉行數度猛攻，因我守禦得宜，敵之傷亡異常慘重，經過這番教訓，敵遂不敢再由正面進犯，目下正在向左翼孟灣之綫襲擊，該線因處滬太（上海到太倉縣）公路之中心，又爲大場羅店之連絡線，形勢十分重要，我軍故已奉命死守這一線膠着，吳淞以北常不致於發生多大進出，江灣以南的戰局更是平穩，這是由於敵人的主力沒有配任在這線的關係，可是江灣之東，敵正企圖大舉進犯，二十日敵曾以坦克車二十餘輛在市中心區運動，並堆積木材，預備架橋工事，向萬國體育場。江灣鎮一帶進犯，也許不久這裏會發生幾場惡戰。閘北方面敵雖一再在八字橋，愛國女學一綫出擊，這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動作主要目的，那還是爲散佈謠言而已。日人的造謠，可謂笨拙可笑，明明閘北是租界的毗連地區；中外人士肉眼都能看到的地方，他偏要在這裏造謠，說閘北駐軍又漸遂向南翔潰走，結果經大家

證明不確，給日本的回答祇是一種鄙薄的冷笑。浦東方面敵雖企圖進犯，目下尚因兵力不繼，不敢與浦東我生力軍交綏，祇每天照例的來點大砲的唱和。綜合全局，自十二日起到今天爲止，全綫都走入靜止的陣地戰的狀態，我不攻敵，敵也不敢輕易攻我，如其定要注意戰鬥情況，祇有劉行和江灣兩處比較值得看看，其餘的地方都是膠着狀態，這種局面就是我軍所期望的「持久戰」，如果不是敵人或者我軍找到對方的弱點，那就不至於輕易出擊，所以筆者不能提供多少戰況的報告，但在這樣靜止的狀態中，很願意把剩餘的時間和精力，用來研究上海抗戰後所發生的政治，軍事，經濟上的重大影響，使這一次抗戰在環境上造成的局面，剖露出來，供給我們判斷整個國勢的成敗。

政治方面

先談國內政治：中國是弱國，所以致弱的原因，完全由於國內不統一，過去

十幾年軍閥的混戰，十六年後的剿共之役，都是大傷元氣的舉動，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欲在中國混亂的局面下趁水摸魚，結果却造成了中國的正本清源的統一大局面，全國軍民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服從唯一領袖蔣委員長，於是，有西南智囊白崇禧的來京供職，兩廣軍隊的北上，紅軍改編第八路軍，川軍兩個軍的東下，這可謂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局面，抗日戰爭的發動，使中國步入一個新的階段，鞏固國家對外的實力，日本把中國人引到一個共同目標去努力，這實在是值得大大慶幸的喜事！

再談日本政治：日本整個政局，原在穩健的元老重臣與盲動的少壯軍人的矛盾支配下，近衛文麿受西園寺的推薦，原來是希望他以特殊的身份出來擔任兩種矛盾間的調和，不想這個青年政客竟因利祿薰心，一做首相，立刻向右轉，在軍閥的卵翼下上負天皇酷愛和平之心，下達民衆舉國厭戰之意，接連在盧溝橋，平津，平綏線等處發動戰爭，乃至發動上海戰爭，骨子裏講一句，這完全是做的陸

海空的傀儡戲，姑且拋去是非的觀點，單說利害。這種局面所引起的可能的結果是日本農工群衆和政客官僚分野的起點，將來的危機，實在不堪設想！即以目前而論，日本財閥的反戰運動，已逐漸抬頭，軍閥中因宇垣一成拒受上海統帥之命與遭暗殺致傷更引起軍閥本身的再分化。以這種動搖的局面來比較中國政局，那正是背道而馳的現象。

再說國際政治：這更完全於中國有利的了。上海抗戰中，英國法國所給我們的助力，實在值得感謝，英大使被日本飛機襲擊致傷後，又引英日間的直接糾紛！地中海協定成功，英法兩國在歐洲的顧慮既已減少，當然也可以分出一點力量來考慮世界一角的東亞糾紛了。德義雖然與日本關係很深，然而祇是一種法律上的約束，他們對中國向無惡感，在道義上，實際上，我想德義都不致於有直接的行動幫助日本。美國態度雖然可憤，其動機或者不在不同情中國，而是報復英國在九·一八所持的放任主義，然而美國究竟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國家，縱不幫助被

壓迫的中國，也不致於幫助侵略國——日本，至於俄國和中國在八月二十一日簽定中俄不侵條約後，當然於中國並無不利的。綜合國際情勢，無論直接或間接，中國都處於有利的地位，比較日本自陷孤立的局面，要優勝得多！

軍事方面

日本在九·一八後即欲併吞華北，可知日本在華北，用兵纔是正當主意。一·二八在滬戰中吃了一次虧，原沒有在滬再惹是非的決心，不過在國際視綫集下的上海，威脅不成祇得蠻幹到底，八·一三抗戰以來，屢次失敗，更使「皇軍」的面子難堪，於是不顧一切，使用龐大兵力，欲以達成與原來目的相反的任务，不惜以台北精銳的空軍來襲擊京杭等地，久留米等精銳的陸軍來消耗在上海戰場，優秀的海軍來封鎖中國海，原來準備對俄的陸軍，對美的海軍，一齊拿到中國來，經過一個月零十天的接觸，飛機已被擊燬百架以上，損失全國空軍總數二十

分之一，陸軍傷亡萬餘，損失全國陸軍總數二十分之一，軍艦擊沉亦有數隻，這種重大的損失，決不是軍閥始料所及的事。現在雖然損失重大，尙不能不繼續消耗下去，這種苦痛，更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現在在上海作戰的陸軍部隊，已經調查明白，共一個師團，八個旅團，一個工兵聯隊，全軍的指原揮官，軍部要宇垣擔任，遭了宇垣的拒絕，祇得以前任海軍省大臣永野修身擔任，陸的軍指揮官是自命爲中國通的松井石根，出面的指揮官却是駐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這些指揮官所表現出來的成績並不值得人驚異，始終在被動的狀態下作戰，上海既然牽制了日本全國兵力四分之一，無形中就減輕我華北作戰部隊的負擔，又在京滬、滬杭甬兩鐵道距離三四百公里之河汊地帶作戰，我軍交通祇要五六小時，敵人從國內調兵遣將，便要四十餘小時，使我更得多的許便利。

現下我軍第一階段的戰術已告完成，以掙節去應付敵人的消耗，優勢的把握，完全在我。敵人既不能在我第一道防綫前退兵，又不能不付鉅大代價來攻我，

將來攻得愈遠，消耗愈大，一直到敵人負擔不起，那時日本的侵略計劃便會自然解體的了。

經濟方面

上海抗戰後，日本即增加了二十萬萬元以上的軍費，連同在華北抗戰後所增加的軍費十三萬萬餘元，合之已成三十三萬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萬一千元之巨！這筆負擔，完全向日本國民募集公債而來，實際的說一句，就是叫每一個日本人拿出四十元來供給戰費，日本的市場主要的是中國，每年至少有二萬萬以上的貿易，自從華北抗戰後，貿易上已大受打擊，而窮兇極惡的海軍又於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五日先後封鎖中國海岸綫一部乃至全部，自以爲這一次便可打擊中國的軍火輸入，其實首先受到痛苦的不是中國，（中國可以從滇越鐵道，西藏和西北的交通，乃至於目前的香港，接通友邦的援助），而是日本，日本殘存在華北，華中

，華南的貿易，因這封鎖而完全斷絕，每年替中國省了幾萬萬來作抗戰經費，尤其是去年和今年的兩度大豐收，農民的購買力在日海軍的威脅下節儉下來，這不能不算是幸中之大幸！反觀日本既須直接負擔三十萬萬的戰費，又須損失數萬萬的貿易額，如照目前日軍這樣的打法，恐怕消耗的數字尚須繼續增加，在一個債務國情況下的日本，怎樣能支持下去？

中國在軍費上，並不是不增加負擔，可是中國軍隊平時和戰時是一樣的消費，所不同的祇是多出一項彈藥費。所以政府至今祇募集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國民平均不過負擔一元左右。兩國國民在公債的負擔上可謂輕重懸殊！又自海岸綫封鎖後，不但日本貨絕跡中國，就是第三國的貨物也不能暢銷內地，使中國在進口方面省一大筆費用，這真是一件值得感謝的事！況且因為外貨來源斷絕，中國原有的手工業不能不起來代替，於是工業上又護得一個新的生路。從這方面估計，中國經濟的復興，將憑着抗戰的關係走上正軌了！

以上各面的觀察，我們可以下一判斷，就是抗戰的局面持愈久，日本的崩潰愈趨尖銳，中國的復興愈具把握！（九月二十二日寫）

六、張將軍去思錄

二十三日的黃昏細雨中，筆者乘機器腳踏車到後方去，原來計劃是要訪問張陳兩總司令後，還要到消息隔膜的瀏河、羅店去視察，誰知泥濘的道塗，使筆者在行徑中翻車三次，最後一次翻在距離安亭車站不遠的地方，左足被掛在車輪裏面，腳踝受了重傷，不能行動，自從上海抗戰後，爲着採訪戰隊，已到第四次的受傷了。遭逢這樣的不幸，打破了遠足的計劃，却獲得一個意外的結果，這個新聞在上海是被禁發表的，現在來詳細報告僑胞吧：

八、一三抗戰起，負責作戰的是張治中將軍，這在第一信已報告過的。後來因爲戰區擴大，纔成立三個集團軍，張將軍仍擔負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指揮三個軍在閩北至江灣之線作戰。他是怎樣一個人物？何以能讓他擔任這樣大的責任？這應該首向讀者報告的。

他是一個軍事教育家，擔任中央軍校的教育長有十幾年的歷史，中間他參加過五次戰役，第一次是京漢線戰役，第二次是隴海線戰役，第三次是一二八戰役，第四次是征閩之役，第五次便是八一三之役。這五次的戰役中，他都擔當一面，尤其是一·二八和八·一三兩役，成爲世界聞名的抗日先鋒，筆者個人對他的傾倒，不但是他那教育人材的工作，尤其是他爲國抗戰的偉大功業所折服。他是保定軍校出身，因爲有着過去工作的關係，現在他麾下的三個軍長，全是軍校第一期的軍生，又是一·二八抗日的虎將，環境上便天然的需要他來做領袖，他雖然近年因爲操勞過度，已於今春辭去軍校教育長，預備到國外去休養，可是中日局勢一天緊似一天，終於仍使他重上抗日戰線了。

八·一三抗戰到現在，他已帶病從征四十多天。據他的侍從副官說，在敵人一再總攻的時候，他曾經好幾天沒有睡覺，疾病再加疲瘁，使得他不能再支持下去，參謀總長白崇禧到前線視察時，看見他病骨支離的樣子仍然還在用電話指揮

前線將領，爲了愛惜國家的人材，這纔幫助他向蔣委員長那裏請求退休，一直到二十一日奉到命令派朱紹良來代替他回京供職，他纔準備離開前線，回到南京。在他動身前的三小時，筆者無意中趕到總司令部，竟成爲前線惜別的末次晤對，滬戰中筆者會見他一共三次，每次都發現他加重的清瘦，病魔對於他的糾纏，確是抗日初期的一個損失。

筆者跛着脚到總司令部時，正值新任的朱總司令、王軍長、孫軍長、宋軍長、黃副總司令等和他在舉行會議，等候不久，就蒙他在萬分匆忙中，抽暇作了十五分鐘的談話，我們分座在帶雨的樹林下，剖露着惜別的言詞。

筆者首先敬致慰語：「總司令這一次和朱總司令職務上作對調，爲了愛惜國家的人材，我們完全同情的。」

「我這一次辭職，完全是由於我的病，本來春天我辭去軍校的職務，原擬長期休養，俟身體健康，再爲國報效。無奈日本的侵略，天天加緊！上海局面緊張

，蔣先生便要我來負責，這是軍人義不容辭的事，所以勉力支持到現在，好在現在的戰局已步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個人的休息可以不致影響戰爭，蔣先生纔許可我回南京，致於管理部長的任务，其忙不減於前方，我的病體決難担任，這事回京後，尙應向蔣先生請辭。這次的辭職，在個人是爲尊重職務，不願以精神不繼的人來勉力敷衍，在環境上又因戰局不比從前，我軍陣地準備已成，今後敵人絕沒有向我進犯的可能，在這時候退休，正是一個恰好的機會。」

「總司令這種急流勇退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將來有機會，還要繼續請教，並祝早日恢復健康。」筆者因見他的侍從一再來請他去用飯，他雖關照說：「去請他們先吃，就說我這裡有個朋友在談要緊的話。」然而記者，實不忍再繼續談下去了。所以要求他題幾個字作爲會見的紀念，同時也用這種方式來結束這次談話，讓他拿時間去處理別的事情。他立刻揮毫爲記者題了「持必死之心，堅必勝之念」兩句，在他的八、一三抗戰過程中，會見新聞記者，即是以筆者本人

爲最初和最後的一人。真是值得紀念的事。(二十四日寫)

七、滬戰新形勢

淞滬戰局自九月十一日起，步入了一個新階級，我軍自動退入第一道防線後，戰術上已由運動戰變爲陣地戰，換句話說：我軍已由攻勢改取守勢，這個理由是因爲地形和戰術上的關係，在戰略上完全是合乎法則的。自從九月十一日起，敵人迫處攻勢以後，對於十幾天的攻擊中，犧牲極爲重大。敵人最近的企圖是右犯閘北，左進劉行的兩翼攻擊戰略，希望在這兩處得手，一方面可以威脅中央陣地的江灣，使我不能支持而退，一方面可以由劉行進攻嘉定城，從後切斷京滬鐵路西端十七公里的南翔鎮，使我沿京滬線作戰的前線部隊無路可歸；又由閘北進攻真茹，再從正面壓迫南翔。收到同樣的效果。在敵人要實現這個計劃，除了加緊轟炸外，一面由國內增援陸軍一萬餘人，一面又把江灣的駐軍抽調在租界北區使用，這些軍隊完全配備於兩翼後，十月二日敵人的右翼已攻佔劉行、顧家宅，

並由該處向西出擊，在沿滬太公路西面一千公尺之中心閣，鯉魚溝等地，發生激戰，右翼的攻擊，已漸達到目的，戰事的重心當然移到左翼的閘北來了。三日起，閘北的轟炸格外加劇，步兵已在寶山路、寶興路、八字橋一帶出擊，戰爭相當激烈！這就是九月十一日以後的戰局大勢。

我軍應付這個局面，確已定有一個驚人的計劃，這個計劃果真完成，淞滬戰場的敵軍必將蒙受極其鉅大的慘敗！現行的平穩辦法是從兩翼防禦，我軍左翼陣地雖被攻入劉行、顧家宅，這也不過是三四千公尺的距離，劉行、顧家宅已成一片瓦礫場，被敵人佔領，也沒有多大關係，這與羅店的情形一樣。羅店被敵人佔據後，迄今月餘，仍是膠着狀態，劉行、顧家宅亦不過如是觀。況且我已進行反攻，尚有恢復的希望。我軍右翼的閘北，滬戰以來並無多大接觸，事實上這是生力軍，兼之閘北完全是市街戰，這是我軍的特長，敵人在戰術上無可勝之點。這樣廣大的一個市區面積，轟炸政策也很難收效，我軍有月餘的行營，工事十分堅

固，敵人的攻擊更當感到極大的困難。中央陣地的江灣蘆藻濱一帶，我軍已經出擊，更可於敵人兩翼的後方，加以打擊！淞滬戰局的前途，我們仍可樂觀！

我軍自轉入陣地戰後，九月十九日敵人發表恐嚇的宣言，要脅南京外僑外艦撤退，聲明二十一日要到南京大舉轟炸。但是事實上在八月中旬已經在南京大舉轟炸，事前則未發表聲明，而二十一日敵機又並未如其聲明到來轟炸，許多人批評這是敵人圖窮山見的手段，的確不錯，在前線打不過中國兵，就到後方去打中國老百姓。祇不過充分的表現着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而已！

末了，并報告一個現在可以公開的消息，整個淞滬戰場，我軍的確已有充分準備，作戰的部隊已有十八個師，共編成五個單位，由陳誠、薛岳、朱紹良、劉建緒、張發奎分領其衆，全軍統帥是顧祝同，顧在江蘇省政府任主席有年，對於江蘇的軍事地理當然深有研究，淞滬戰區由他負責，勝利上會給以極大把握的。

（十月六日寫）

八、日本實力的檢討

七月七日華北戰事爆發，八、一三上海抗戰又起，在北方廣大的平原，和南方港澳地帶，都密佈着日本的鐵蹄！我們既與敵人武力接觸，對於敵情不能不加以深刻的注意，這封信完全是報道日本武力的現勢，所根據的都是我軍最新的諜報，從這裏面讀者可以明瞭敵人軍事上的實情。

我們先看日本的陸軍罷。

日本的國策，陸軍一貫的針對着他的假想敵——蘇聯在發展。現時日本國內共有十七個師團，每一師團一般的編制，大約是步兵兩旅，騎炮工輜兵各一團。也有兩三個師團附有機械化部隊，大約是戰車隊，高射炮團，鐵道團，電信團等等。步兵旅的編制是每旅兩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附機關槍一連，每連三排，每排四班，兵員總數全國共有二十三萬餘人。現在配備在華北戰場的有十九師

團和華北駐屯軍守備隊（平漢綫）；第五師團，第二十師團（一部在上海），關東軍炮兵團，南滿酒井梯隊（平綏綫）；第九師團（津浦綫）；第一師團，長春守備隊，承德守備隊（察北綫）。配備在上海戰場的有第六師團，十一師團，十二師團，台灣第一、第二守備隊（羅店方面）；第三師團，第六師團（吳淞方面）；第六師團（一部份）（閘北方面）；第八師團，第五師團，十四師團，二十師團（都係抽調一旅團，使用在其他方面）。從上面這些數字，可見日本陸軍因對華作戰，已使用到了最高限度，戰事如再延長，或者真的一旦對着龐大的陸軍國——蘇聯開戰，日本絕對沒有力量去應付的。

再看日本的海軍：

世界三個海軍國——英、美、日、原是行着五五三的噸數比例，英美各五成，日本祇三成。日本一向標榜着海軍對美的國策。現時日本的軍艦共有三百零五艘，總噸數一百十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二噸，主力艦祇有「陸奧、長門、日向、伊

勢、山城、扶桑、霧島、榛名、金剛一等九艘。現在配備在中國海岸綫的共有百餘艘，總噸數有十萬噸以上，由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統率；下轄第十（司令官長谷川兼），十一（司令官日比野正治）兩戰隊；第五水雷隊（司令部細萱戊子郎）；最近來華的已有主力艦長門，及第一、三第二十二兩驅逐艦隊和第八戰隊。日本對於海軍力極弱的中國，抗戰初期已使用其全國海軍力十分之二，其戰鬥力的薄弱可見一般。況且他的理想敵——美國，終有一天會和他在太平洋面碰頭，拿着「三」來打「五」，已經是笨人做的傻事，而況蠻橫無理的封鎖華中華南，激起另外一個「五」的反動，那就變成拿着「三」來打「十」了，強暴的日本軍閥，不久的將來是會自食惡果的了！

再看日本的空軍：

日本共有三個飛行旅，每旅分轄若干飛行聯隊，航空兵團的司令官是德川好敏。飛機總數約二千五百四十四架，另外一個氣球隊，一個氣船隊。這些飛機中

祇有少數是從法國、英國、德國輸入的精銳機，其他很多的都是「三菱、川崎、川西、中島、愛知、石川島」等自己粗製濫造的飛機，速度和續航力都不好，量的方面優於質的方面，現在配備在華北、華中、華南的至少有五百架，使用全國三分之一的空軍力量，結果祇得到「威力大，效力小」的結論，空軍的實力也就不過爾爾了。

從日本海陸空軍實力上來檢討，根據全面抗戰中三個月的經驗，在目前我國單獨作戰的情勢下，我們並未蒙受到最大的損害，這可以證明日本整個武力的微弱，然而在日本軍閥不顧一切的蠻幹中，已引起全世界的憤怒，一旦遭受到各國實力的制裁，以這樣的陸軍來對中蘇，海軍來對英美，空軍來對蘇聯，日本的覆亡，是指日可待的了。（十月九日寫）

九、蘊藻濱、閘北激戰記

十月六日記者把上海戰事寫成一篇「滬戰新形勢」報告讀者後，十天以來，局面仍然沒有多大發展，因為是我軍已採守勢，不亟亟於殲滅敵人，以達到持久戰的目的；敵軍雖想進攻，無奈能力不夠，現在正在大兜圈子的施行轟炸政策，意思想把淞滬區域炸成平地後再行進軍，這種愚笨而理想的戰術，徒然虛耗時日，所以十天中竟沒有甚麼重大的事情值得報告，從客觀上看，淞滬戰區確已進入膠着狀態，現在報告的祇是兩件在靜止局勢比較動人的戰況：

敵人自攻入瀏行、顧家宅後，滿擬一帆風順，過廣福鎮西向嘉定城，出南翔以遮斷京滬鐵路，無如算盤並沒有這樣如意，廣復鎮的鐵壁，敵人出乎意外的就碰上了，那地方我軍配備精銳的生力軍，並有堅強的工事，抗戰異常激烈，敵人連攻半月，仍然在廣福鎮的東邊，沒有越過雷池一步，逼得他不能不放棄西入嘉

定以畧南翔的計劃，再搖頭一變，改爲南越蘊藻濱以窺大塲，企圖切斷我江灣、開北之後路，大塲鎮距離蘊藻濱祇有四千米達，南北地道是滬太公路（由大塲到顧家宅，在唐橋地方穿過蘊藻濱。）大塲如果失守，以大塲爲中心，向東可沿滬太路抄開北、江灣之後；向南可沿真大路以達真茹（京滬鐵路一小站）；向西可沿新成之公路以達南翔（京滬鐵路一站）。地勢的確重要！敵人如果進佔，我軍卽有背後攻擊的威脅。同時敵人又在滬太公路東面攻入嚴家灣，企圖由此突破，直趨廟行鎮以拊江灣之背。這一綫的陣地都橫鋪在蘊藻濱的南岸，分做東西兩翼攻擊。自從本月七日偷渡蘊藻濱後，嚴家灣、沈家灣、西六房等地卽發生戰鬥！敵人在右翼碰着我精銳的主力，沒有發展；左翼力量稍薄，經過幾日的進犯，已經佔領我壩石橋宅、村塘等地，約當蘊藻濱至大塲直徑之半。該處形勢頗爲緊急！我軍已有生力增援，前途或可無虞。惟據八十七師俘虜的日軍供稱，在該處作戰的敵人是第三師團，該師團的第十八聯隊，已經全軍覆沒，可見敵人的傷亡也相當慘重的。

蘊藻濱的惡戰正在開展，開北的我軍忽然在本月十四的晚上行了一次突擊，担任突擊的步兵雖祇一團，可是開北全綫均已出擊，突擊隊是虬江路進攻北四川路，浦東和大塲的精銳炮兵都協同得非常有力！空軍二十幾架飛機也由租界四週圍攻進來，一時陸空聯合軍的威力，把全上海人都從夢中驚醒，雖是敵人在虹口有着強固的據點，然而擋不住我軍的猛攻，終於被我一度攻到北四川路邊上，到了十五日黎明因爲後繼部隊太少，前哨方纔撤回。這一場惡戰，敵人的損失最爲重大，虹口一綫陣地混亂異常，楊樹浦的敵陸軍飛機場被我炮兵連續命中，又遭我空軍投彈爆破，敵人飛機共損燬二十餘架！內中開有重轟炸機十餘架。公大紗廠敵方的東司令部，也被我空軍炸燬！在沉靜的開北，造就了這一次光榮的戰跡，而且陸空的協同，步炮的協同，炮兵射擊率的增大，空軍夜襲機數的加多，均打破滬戰以來的記錄，所以日軍發言人竟破例老實的承認這是「中國軍隊流綫型的戰術」呵！（十月十八日寫）

十、退守第二道防綫

我軍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奉命退守第二道防綫了，上海戰事到此又轉入另一新階段。此事的因果應該提出一個詳細的報告給讀者。

敵軍侵滬的戰略，最初都行「翼側攻擊」，這是一·二八的老套，結果在羅店、劉行一帶都膠着了。於是改行「中央突破」計劃，以重兵偷渡蘊藻濱南岸，自本月七日在蘊藻濱南岸沿滬太公路東面嚴家灣，西面西六房等地與我守軍激戰後，經過兩週間的惡鬥，終於被其從西深入，渡過對村塘河江地帶的天險，進展到小池園之綫。同時沿滬太公路之敵也攻佔馬橋宅，惟東面之敵，始終未越嚴灣家一步。其中的原因是防守嚴家灣的軍隊，原是一·二八抗戰有名的宋希濂將軍。而防守小池園、馬橋宅等處的則是郭汝棟，黃杰等軍，在一條戰綫上，右翼的力強，敵人屢攻不得手，於是轉向我中央及左翼，而這些數質較差的部隊，抗戰雖

力，究竟能力薄弱，於是給敵人重兵突破，尤其是左翼，竟被深入。至於南大公路綫之南，敵人的企圖，完全是想侵入大場，因為大場鎮在第一道防綫上是處於鎖鑰地位，該鎮公路四通八達，距離閘北、江灣、蘊藻濱、南翔、真茹都很近，儼然是以上各地的核心，確為軍事上所必爭之地，筆者於二十一日即在大公報著有「大場必守論」一文，說明該地的重要，當晚中央廣播電台即據以廣播，次日上海西報亦有譯載，可見大家都很重視這問題，軍方亦非常關切大場的得失，乃於二十四日派遣更多的部隊去換防，原意是想增厚兵力，實際因為這些接防部隊的素質較差，不能死戰，於是大場便在二十六日早晨陷落，失守該鎮的是十八師師長朱耀華部，他還不失為一個知恥的軍人，終於在愧憤的情緒下出以自殺。大場一失，整個戰場失去重心，閘北、江灣已不能守，於是我軍便奉命退至第二道防綫了。

二十六的晚上九點鐘，撤退的命令到達，部隊立即移動，筆者原在閘北隨軍，

馬上和一部分參謀出發，以至六小時的時間，十多萬衛國鬥士均已有序地的到達目的地，這種退却的敏捷和整齊，以至遭受犧牲的輕微，實在值得讚美！當我大軍退却時，敵方的重炮不斷向我必經的中山路作阻斷射擊，可是命中在公路上的可以說完全沒有，因此我軍並未遇到傷害，而我方的空軍則飛來擔任掩護，敵炮感到威脅，旋即停止射擊，在二十七日拂曉以前，我軍即已全部都完成任務了。

在閩北退却後，尚有一樁可歌可泣的戰史，就是在接近租界的光復路上，有着一個四行（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四銀行）倉庫，我八十八師五二四團擔任掩護的一營，在副團長謝晉元，第一營長楊瑞符領導之下，據着倉庫死守不退，抗戰四日，擊斃敵人一百餘名，終因租界外僑的善意要求，蔣委員長下令退出，這一批壯士放棄他們最後的防地。他們這種勇氣，引起世界的敬仰，爲國軍增加不少的榮譽，而在二十八日的早上，於四行屋頂高懸國旗，在敵方控制空權的情勢下。此舉的意義尤爲尊嚴！

我軍現在退守第二道防線了。在第一道防線中所得的教訓，是以許多頭顱血淚換來的，我們不應忘記。客觀的研究第一道防線不能確守的原因，不外下列兩點：

(一)在八月中旬後，制空權即為敵人控制，我空軍祇行夜襲的游擊戰術，白天我陸上部隊完全不能運動，因之我仍要把握戰爭的優勢，必先把握制空權，除了增加飛機數目而外，沒有第二個再好的辦法。

(二)在第一道防線中因為部隊忒多，往往不能顧到全局。一到守勢，即變成純粹的守勢，不能收此呼彼應之效，例如蘊藻濱被敵突破，我羅店、廣福之軍如能改取攻勢，則蘊藻濱後路立彼切斷，又如大場一失，我江灣之軍立即反守為攻，也許又以挽回頹勢。然而都沒有這樣做，固然制空權未控制着不能如此冒險去做，然而照現在情形，永遠沒有制空權，難道我們祇好永久退守嗎？在戰畧上講這也是個失敗的關鍵！

我軍現守的第二道防線，是從滬西曹家渡沿租界起，經過周家橋鎮、北新涇鎮、姚家渡（以上沿蘇州河南岸）轉向北面，過江橋鎮、小南翔，再接上廣福鎮，（廣福鎮以北的陣地未變）。這一道防線除西面一線無大出入外，南面陣地後退約一萬米達。陣地成功一個直角形。南面陣地擁有河汊之險，蘇州河河面寬約五十米達，防守較易，二十九日我軍已奉命死守，如非敵人竭全力來犯，付出極大代價，決難輕易得手，二十七日後，敵人已用千餘步兵，陸續分批在周家橋鎮，北新涇鎮等處渡河，均被我軍逐個擊破，全數消滅了。

就全局而言：滬戰仍有延長的可能，因為我軍扼守滬西，並無放棄上海的意圖，敵人亦因國際關係惡化，滬戰決難停止。兩軍的正在走向死拼的途徑，要使我軍能夠自由作戰，唯一的問題便要增強我空軍的戰鬥力，以抵抗敵人的空軍，然後我陸軍可以專心一致的對敵人的陸上部隊作戰，那個時候，勝利纔完全屬於我們的。（十一月一日寫）

十一、滬戰的昨、今、明

上海的戰局，到現在已進入主要的關頭，不能不作一個系統的檢討和合理的推斷，以便把握着大時代的樞紐。

八·一三抗戰後，其始我軍完全控制優勢，圍攻敵巢，二十三日失去制空權後，形勢纔逐漸變壞，敵軍利用空軍和海軍炮的協同，在羅店、吳淞的登陸部隊，方始能夠站得住腳，九·七寶山陷落，江岸之敵就北起羅店，經吳淞，沿淞滬鐵路北段，接入市中心區，軍工路，連至租界之綫，佔了一大片陸地，楊樹浦和軍工路上滬江大學的臨時飛行場，敵人也就迅速的構成，我軍於九·一一撤退包圍租界北區之師，扼守自瀏河、羅店、劉行，在唐橋穿越蘊藻濱至廟行、江灣、閘北之第一道防綫，由運動戰改行陣地戰戰術，十·六敵大舉襲蘊藻濱，行中夾突破，二十六日大場失守，我軍深夜將閘北、江灣之師作戰略上的撤退，第一

道防綫共守四十五天。由江灣、閘北退出之師，改守滬西蘇州河南岸，自租界至姚家渡之綫，陣地成一直角形，北自瀏河接入姚家渡之綫，僅將大場部隊向西後撤，守小南翔、江橋一帶，其餘未動，蘇州河寬不及五十米達，扼守至十一月八日，共計十三天，中因十一·五敵軍偷渡杭州灣之金山衛直犯松江，我軍受背後攻擊之危，始於八日深夜分向崑山、青浦之綫退却，其時少數軍警當圖在南市最後抵抗，但僅支撐兩天，即告失敗，大上海於十一·一〇完全陷落，其後形勢全非，一瀉千里，八日敵陷金山，十日陷嘉善、青浦，十一日陷川沙，十二日陷嘉定，黃浦江封鎖綫亦被敵破壞，十四日陷常熟、太倉，十五日陷崑山，十八日陷嘉興，十九日陷蘇州，二十日陷吳江及福山炮台，二十一日陷平湖及乍浦要塞，東南半壁，盡淪敵手。

現在敵之企圖是以攻略南京爲最近之目的，這個陰謀顯然有兩種作用，第一：在軍事上要能佔領南京，纔可以控制長江（南京以西之江面不易封鎖），纔可以

由津浦路攻山東之背，確保侵略華北的優勢，並整個囊括海岸各口通內陸的要地。第二：要能佔領南京，纔可以收攻克中國首都之名，動搖世界觀聽，並可利用南京在歷史上的地位，進行政治陰謀，所以不惜一再增兵，分由兩路進犯，一路由蘇州用主力從京滬鐵路正面攻無錫，一路沿太湖之南，由汽艇民船偷襲宜興，這兩路既可在丹陽一帶合股，也可分成南北兩股竄京，目下我軍北路在無錫城郊抗拒，南路之敵尙未到達太湖西岸，另一路則由嘉興猛攻吳興，似欲沿京杭國道以行奇襲，或係直犯杭州。

根據上面的事實，我們要下一個細密的檢討，就會覺得情勢來得未免突兀，敵人在上海戰區使用的兵力，現在已有二十萬，飛機約百架，但比較在我軍退出上海前，不過增兵五萬，飛機一百架，在敵人保持四分之三的力量力的時候，我軍在海陸空立體戰術下能夠把上海周圍十公里內支撐八十八天，而敵人增加四分之一的力量，我軍在十三天中就會落花流水的在京滬路敗退一百二十八公里，在滬

杭路敗退一百二十五公里，每一據點扼守不到三天，實在有點出人意外！要說已經失去抗戰決心吧，在全國如火如荼的抗日情緒下，決無此種矛盾心理，尤其是衛國的軍人，國民政府在平日發表移駐重慶宣言，也就是表明長期抗戰的決心，中國還要抗戰，這是不成問題的，其次就要疑問到軍隊還有否抗戰能力，這一點要拿過去的事實來做證據，或有人要以爲在大上海陷落後，我國的軍隊真已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所以纔登失名城，其實這是不合實際的，從許多城市的失守上說，大概都由於我軍稍作抵抗後即自動退却的，在上海陷落後，各地我都取的守勢，損害不一定很大，沿途許多地理上的便利，完全由於力戰而敗就不會這樣快，比如蘇州到無錫就有四十公里，敵人即算乘勝而入，也不能在一天功夫到達，因爲敗兵也有掩護部隊在後面抵抗的，平常行軍就是健步的一天也祇能走六十至八十里，敵軍進展如此迅速，可見沿途未受抵抗，我如真敗，必不致於沒有掩護部隊來行退却，這從敵人進展的過分神速上看，可以證明我軍是有計劃的退却，

再就我軍在最初八十八天的鏖戰中看，敵人處在距離租界十公里的區域內作戰，運輸、接濟，補充那都忒便利了，然而我軍終竟造成了八十八天的戰績。現在敵人距離租界的巢穴遠到十倍以上的途程，中間經過湖沼，河汊，起伏地等等的困難地帶，反而如入無人之境，直前無阻，更加使人覺得不近人情，再看八月二十三日以後，我國空軍就完全沒有再展開過大規模的激戰，對日抗戰的過去，我空軍損失不到一百架，全國至少有一千架飛機，這些飛機到那裏去了呢，如果無錫以東的我軍完全是敗退，空軍爲甚麼不出而掩護。在上面種種理由都不能證明我軍的退却是由於失敗，就不能不承認這是有計劃的行動了。

有甚麼計劃要這樣大規模的退却呢？這個問題祇能用筆者個人的想像來解答，原因是這種的想像並不是軍事秘密，可以公開的和讀者諸君研究，上海籠城後，筆者已有半日未與軍事領袖接觸，下面這些想像，當然沒有可靠的內容，僅僅是憑着筆者在軍事上可能的一方面的忖度，或者將來有這麼一天，或者竟是幻想

，不過，中國既要自力更生，長期抵抗就是自力更生的大路，在這樣艱巨的工作和遠大的途程中，上海抗戰纔祇三月，失地面積還不及華北的十分之一，繼然這解答是幻想，也並無足以影響最後的勝負，就是說軍事方面沒有這種企圖，不希望在上海一隅目前就來一個殲滅戰，還要把敵人的軍事生活再拖長，使他成功爲整個國力的崩潰，那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間，總有使敵人走頭無路的時候，不必一定是目前。

在我軍扼守常熟、崑山、嘉興、乍浦之綫的時候，敵人並非輕舉妄動的攻擊前進，他一面用飛機轟炸我軍的前綫和後方，一面強佔上海各民用內河小輪並將步兵改充騎兵，又由國內調派正規騎兵增援，從阻礙業已減少，前進退却都有把握的時候，纔提起「泥腳」走向湖沼區域，誰知赫赫有名的四十幾個湖沼區的常崑之線，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在五天內一直走過，攻佔蘇州難怪他們要志驕意得的說「華軍的興登堡綫已爲日軍突破」，大家總還記得德國名將興登堡將軍在歐戰

時的秦倫堡戰役吧，那時德奧同盟軍被俄國大軍威脅，興登堡繼任同盟軍統帥，會戰於東普魯士，初則佯敗於俄將薩姆沙納夫，俄軍小勝之餘，長驅而入，直逼奧司丹落特湖沼區域，被興登堡張兩翼以行戰術包圍，中路隔河堅陣，以重炮向俄軍猛擊，結果俄軍求退不得，欲進不能，全軍覆沒於秦倫堡，薩姆沙納夫戰死，俄軍被俘虜者九萬人，這是利用湖沼區域致勝的一個戰例，敵軍也怕這一着，所以用海軍攻常熟，用陸軍分攻嘉興、蘇州，看上去好像已經渡過了湖沼的難關，可以直趨南京了，其實歷史決不是數理化的公式，興登堡這樣利用湖沼致勝，我軍也就一成不變的去抄襲具文。

在筆者看，常崑之線雖然擁有多數之湖沼，要致勝日軍有兩點不能仿放興登堡的辦法，第一是崑山正面上我軍火網組織不夠，不能給敵以致命的打擊，兩翼被敵牽掣，不能收夾擊的效果。第二是敵軍並未全進，前鋒如告敗績，崑山距離上海祇五十公里，退却上船逃走都非常便當，故我崑山、蘇州，乃至將來之無錫

、丹陽、常州，恐均不守，而在鎮江、句容之線，將以新的姿式展開，這個想像需要種種方面說明，先從地理上說，湖沼區域攻守均不便利，行軍尤其困難，讓敵人渡過這個險要，便可證明我軍本不願守，一過蘇州，便入水田地帶，一直到鎮江，再進入岡阜地帶，此區在江面右岸數里。卽有茅山山脈，主山有棲霞、龍潭，民國十六年的龍潭之役，取攻勢的孫傳芳軍卽於此處敗在何應欽之手，再右有天王等山，走接天目山脈，直下吳興、武康，敵在這一區域前有大山，後有大湖，右有大江，左面兼有大湖大山，敵在中間的平原區域作戰，受着水田河汊的障礙，當然難於展開，我國的「興登堡」恐怕不利用湖沼來阻敵人的前進，而利用湖沼來阻敵人後退。在這四無着落的當中，來一個對敵二十萬的大軍大殲滅戰。

地理上制勝的條件已加說明，軍事上怎樣能制勝呢？第一，久守緘默的空軍將一舉而作驚人的戰績，如果大隊空軍出動，這就是表現我軍致勝的先兆，因爲上海之戰的失敗，一句話說，實就是敗在空軍力量不夠，所以我軍不願濫行消耗

，而留待重要關頭之一戰，敵方如無制空權，其陸上部隊將失去一切活動，而戰鬥效果也要因之大減，我以防空部隊據岡阜地以阻敵機擾我後防，以空軍壓制敵空軍，以空軍封鎖敵退路，轟炸敵後防，以江陰至鎮江江面之數重封鎖線阻敵海軍，然後以自前線退却之三十萬大軍行逆襲，以南京的二十五萬生力軍分渡太湖，以游擊戰術行奇襲，在湖山之間的二十萬敵軍，必將同歸於盡，南戰場的真正勝利，等待這一戰來充分表露，敵分佈上海四周的偽軍那時自會全數反正，海軍陸戰隊祇有躲入租界北區，以後上海，戰事將暫沉靜，真是敵軍一戰而被殲大軍二十萬，則國內之變化不知轉變到甚麼樣子，國際情勢也不知要變化到甚麼程度，敵方在北戰場已被陷入「泥腳」，決無力量再來上海生事，過了半月以籠城生活的上海市民，又將挺起身子做人，這個想像，並不是故作樂觀，筆者因鑑於南京新駐大軍，及蔣委員長夫婦均未隨同政府西遷，以及在前綫我軍退却突兀，退入地區在軍事上的作用，纔連貫的作了這個想像，如果這個想像被認為不合理，那

嗎南京就不必集中這許多生力軍，蔣委員長夫婦更沒有留住南京的必要，因此相信並非是一個純粹的幻想，所以對於未來之事，也不惜試作預言，倘不實現，也
不足令人發生悲觀，祇要以更大的忍耐，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十一月二十

四日寫）